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青岛这
些年

2026文化日志

●5月18日
“JAN眼中的四方2008”摄影展
地点:洛川美术馆
面朝大海——郝麒艺术作品展
地点:青岛市美术馆
“秦翰翰墨丹青溢彩”青岛市
老年书画作品展
地点:青岛市图书馆

●5月19日
面朝大海——杨越艺术作品展
地点:青岛市美术馆

●5月20日
520情人节演唱会「以爱之名」
青岛站
地点:青岛 Downtown Live
520告白节演唱会「偷心计划」
最酷Live情人节现场(青岛站)
地点:薄荷MINT LIVE

●5月21日
神韵生辉 时代回响——曹春生
艺术展
地点:青岛出版艺术馆

●5月22日
刘玉霞和她的朋友们
地点:西海艺术中心
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
《红楼梦》
地点:青岛大剧院
第十八届文华奖获奖剧目《烟火
人间》
地点:青话小剧场

●5月23日
雅乐惠民3《童心·未来-彼得
与狼》交响音乐会
地点:青岛市人民会堂
唐宋摇滚《日月照山河》演唱会
青岛站
地点: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
浪漫国风钢琴音乐会
地点:李沧剧院
KPOPCN 青岛站【Jumper】
主题 | 千人KPOP音乐节
地点:LAC来舞演艺中心
《新白娘子传奇》官方授权声优
剧《青·卿》
地点:城阳开心麻花大剧院
“千与千寻”动画电影音乐经典
作品交响音乐会
地点:青岛音乐厅

●5月24日
庆六一“万物声长”青少年交响
音乐会
地点:青岛梦幻剧场
青话亲子剧场儿童剧《十二
生肖》
地点:青话小剧场
《魔法学院的序章》——微光
秘境之夜音乐会
地点:凤凰之声大剧院
CMJ 所念皆星河巡演 青岛站
地点:青岛 Downtown Live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雷 整理



胡德夫(右一)作为《江/云·之间》主创一员在青岛与观众交流。

胡德夫:汇入江海,原来的小溪还在

《江/云·之间》青岛大剧院上演 民歌巨匠重访“山东味道”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我要跟青岛的朋友说,这次能来到青岛真的是遂了我很大的愿望。其实,我来不是我自己来,是带着记忆里面的那些老人们来到这边,来替他们看看故乡。你们也是我的家里人,欢迎你们来台东,我们在太平洋的风里面一起前进。”

5月9日、10日,赖声川编剧、导演的话剧《江/云·之间》在青岛大剧院连演两场,张震、萧艾分别诠释江滨柳、云之凡,民歌巨匠胡德夫的现场弹唱融入剧情里,《匆匆》《太平洋的风》《橄榄树》不只是配乐,更是大时代的脉动。从大武山走来的胡德夫也是1970年代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唱自己的歌”深深影响了从罗大佑、李宗盛到当下大批华语音乐人。此次是胡德夫第二次造访青岛,他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带着对姨丈“山东老郭”的感念而来,带着对“杠子头火烧”的记忆而来,“我会为青岛写歌,我还能用山东话来演唱”。



民歌巨匠胡德夫。本版图片 王雷

回忆:听听我的山东话

记者:这次青岛《江/云·之间》见面会上,您用山东话、青岛话跟观众交流,大家感到惊喜。请问您怎么学会了山东话?

胡德夫:我从小就是一个乡愁很重的孩子,11岁离开故乡大武山。

我的故乡里有很多的老兵伯伯们,他们用青春去建了苏花公路,后来被安排到各个农场去开辟良田。有的人到了我们的部落,跟村里有些阿姨们谈得来就结婚了,变成我们的姨丈、姑丈了。我从小就听到山东话,和我比较亲的“山东老郭”,他娶了我们一位阿姨,非常呵护她。我们那个时候的部落做菜都是水煮的,几乎不放什么油,炒的都没有。老郭带来了山东的料理、杠子头火烧,还做牛肉汤,牛肉汤配杠子头、窝窝头,就这样吃。他十分疼我,招呼我“地,胡德夫,来来,来吃饭”。我那时候很小,一直到六年级都被他照顾,听了很多山东话。我上学时有六个科目,老师都是不同省份的,听他们讲四川话、上海话、湖南话……所以,我后来来到台北去,没有人听得懂我的普通话,口音太杂。

老郭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离开父母,有的人在农场一辈子孤苦伶仃,凋零了;有的变成了我们家里的亲戚,部落的一分子。我上一次来青岛(2018年方所书店《我们都是赶路人》新书发布会)没有太多时间,晚上来,一早走。这次来得比较久,在青岛想到老郭,想到老孟、老张:我来你的故乡了,来到青岛了,感觉特别亲近。在这边吃得习惯,我是不会忘记小时候吃的味道的,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那么好。味道这个东西会存在记忆里面。

记者:乡愁在您的作品里呈现得非常深刻,放到《江/云·之间》这部剧里让观众特别受触动。

胡德夫:我11岁离开深山,山谷的天空很

小,四面环山,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隘口,出去能看到太平洋。突然有一天告诉我:明天你要去淡水读书。我妈妈就哭着跟我爸说:“我儿子没有缝过一个扣子,没有穿过鞋子,就在山上跑来跑去。那边都是平地人,人海茫茫谁来照顾他?”我爸爸特别严肃,我同学只敢躲在树林后面送我。我拉着哥哥不想走,回头看看我玩耍的大武山——放牛的地方、老鹰鸣叫的地方,我曾经想过永远不离开的地方。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到地方等公车。我从来没有看到汽车,在车上看到太平洋在闪烁,浪花那样闪。后来到了淡水,我怕那条河,没有声音,涌动的样子很暗,我家乡的河流急速而短,河会唱歌的,有很多石头。还没到下车,乡愁就载满了我的脑袋。

我的乡愁里还有别人的乡愁。山东老郭每到中秋节都掉泪。我姐夫是湖南人,姐姐给他生了10个孩子……很多这样的离乡人,他们更大的乡愁也变成了我的乡愁。

短短的一首歌,无限的乡愁在里面,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乡愁加起来,就是《匆匆》了。

记者:感觉您对童年、森林、部落都非常有感情,现在年轻人好像对故乡、土地没有那么深的情感羁绊了。

胡德夫:因为现在世界移动的速度非常快。其实,你的乡愁不一定在你那个所谓的故乡,或者小时候你待过的地方。你漂到一个城市去,从那一区漂到这一区,也是乡愁。乡愁发生在人生很多的阶段里面。

记者:《匆匆》这首歌从1970年代唱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回顾这首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胡德夫:《匆匆》是我年轻时就开始唱的歌。那时候是乌溜溜的头发,还是长头发,在台上跟同样年纪的人说:“你要珍惜光阴,要不然你会后悔的。”那时候唱起《匆匆》来比较从容,比较老气。慢慢地,头发变灰了……我一直在唱这首歌,等头发白了,然后眉毛也白

的时候,就唱得很从容。而且,我越唱越觉得对,要从声音走到心里,告诉年轻一些的人时间的重要。

戏剧:原来我是《桃花源》

记者:《江/云·之间》是2024年首演的,想知道赖声川导演是怎么说服您加入这个戏的?原剧本就有歌手这样一个角色吗?

胡德夫:原来那个《暗恋桃花源》,剧情是说有两个剧团去排练,结果发现档期撞上了,于是干脆一人一半,两个戏在同一个舞台上演:这边《暗恋》,那边《桃花源》。其实,在《江/云·之间》里,我就是《桃花源》,张震、萧艾他们在《暗恋》。刚好就是江滨柳他们“暗恋”的时代我出生了,然后一直到民歌时代,包括艾迪西餐厅(“民歌运动”的重镇,赖声川等曾在此驻唱)的出现,我刚好在舞台上做一些见证,透过我的歌跟剧情呼应。

赖声川是很聪明的人,我们在艾迪西餐厅认识,大家一起玩蓝调音乐。他口琴吹得很好,我们两个非常好,还一起合作写歌。排练《江/云·之间》时,他想到我了。以前,我唱过《娜鲁湾》,用咏叹调唱给他听过,他印象很深。他就找到我,“剧本在这里,我们来商量看:哪一段发生什么剧情,适合什么歌。”那时候,我还没跟大家一起排练,也不知道戏剧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他就和我商量用哪些歌的哪些部分。我负责的声音不是只有唱歌,唱歌完后,我还要在台上即兴弹曲,弹奏到下一个我必须唱歌的部分,大家共同来创造那种喜怒哀乐的氛围。

我不看谱子,都是用想的在唱,比较没有负担。赖声川说:没有谱也很好,就凭你的感觉走就很棒。他给了我这个课程,让我觉得一辈子当中第一次碰到戏剧这样迷人的东西:我可以唱歌,可以像讲话一样唱歌,然后可以在戏剧中串联角色。我们在戏剧里面相遇,在戏剧里面跟戏剧里的人相遇。

记者:这部话剧从乌镇首演到现在两年了,您感觉当歌手难还是当演员难?

胡德夫:当歌手跟乐队合作的时候,你按部就班、按照节拍走,自由性就比较少了。演戏时可以自由发挥:心到哪里,情就哪里,声音就哪里,那种同步的感觉。还有,舞台上不只有你的歌声,是大家共同的声音。我们演了很多场,每一场我都没有重复,都不一样的,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旅程。

民歌:“小溪”一直在

记者:1970年代开启的民歌时代影响了一大批的艺人,我们都听过那个时代留下的经典之作。回顾50年,您怎么评价民歌的价值、民歌的时代?

胡德夫:民歌不只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影响,其实民歌一直都在:我还在唱,罗大佑还在唱,李宗盛还在创作,还在唱。我们那时候连印刷都没有,还是手写歌词,或者刻钢板,办演唱会时到处去发歌词。现在,很便捷了,手机一联,你可以听到全世界所有音乐、所有角落的声音。你的材料很多,表达的方式也很快融入这个世界,被裹进大江大河里面。原来,那条小溪它还在,大家变成百花齐放,小溪汇到一块儿了。民歌对华人世界流行音乐影响非常大,非常深,它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已经融入整个音乐创作里去了。

记者:距离您的上一本书《我们都是赶路人》正好10年了。您近期会有什么创作?

胡德夫:我想好好地静下来,好好写诗,然后再写书。我想写从小看到的这些人间故事,写得比较严肃一点。还要把我以前所有的文稿再拿出来整理,编成一个文集式的作品,在整个世纪里按照时间展现给大家:我那时候在想什么?那时候怎么会这样想?至于音乐部分,新歌就是想到了就把它抓住,等灵感来。

文艺志

匆匆

□米荆玉

5月,演出密度骤然提升。打开购票网页,从马三立到马友友到马頔都是可选项;观众时间有限、口味有差,免不了顾此失彼。还好,现在有个社媒平台,剪辑了《倚石听声》青岛音乐会等热门演出的精华。我刷到了石倚洁的那首精彩的《女人善变》,就知道距离他的下一首《我的太阳》也就是大拇指刷屏五六次的劳动。

在做《倚石听声》音乐会采访时,我碰巧遇到石倚洁与两位学生排练曲目。三位艺术家并未因为排练室而收缩“能力圈”,霎时间,我耳朵里灌满了金石之声,普契尼和罗西尼在耳朵里刀枪剑戟铿锵又,你来我往之间,所谓“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顿时有了直观印象。我急忙假装接电话,同时不落地地用沙发堵住另一只耳朵。

5月9日《倚石听声》音乐会当晚,薛之谦“万兽之王”演唱会也在青岛举行。这种高概念演唱会有着极震撼的视觉效果,人的困境、人的挣脱、人的兽性通

过类似裸眼3D的效果传递给歌迷。偌大的市民健身体育场,每场演唱会都有不同的辉煌特效:一会儿是火星外景,一会儿是纯粹国风,一会儿是张学友的浮华港风,一会儿是蔡依林的御兽出征……在每场演唱会,我的后排总有幸落座一位歌词专家,能全程跟唱每一首歌,令人叹为观止。

多年前,周杰伦青岛演唱会举办预热活动,两位歌迷杀入记歌词大赛决赛争夺观赏门票。我后来得知:顶级填词人的润笔是单字8000元,标点符号惠免。两位歌迷比拼了大概4000字才决出胜负,放到现在也是3000万天价的TOKEN消耗了。

演唱会听到半途,我赶往《江/云·之间》的后台采访胡德夫。补着这部话剧时,泪水止不住。一开始以为是两个人的故事,后来觉得是两个人的故事,再后来发现是两个城池的故事,后来发现哭太多鼻子会疼。

胡德夫坦言,他在台上看戏,看江滨柳、云之凡两

个苦人儿,最后发现自己才是误入《暗恋·桃花源》里的那个武陵人——还记得晋太元中那位山洞里的仁兄吗?《江/云·之间》出品方坚持四个字之间要有标点符号,其实都是横在江滨柳、云之凡之间的命运枝丫,减不掉、删不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贝多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桃花源。在一场和另一场采访之间,当然有最轻松、最幸福的辗转时刻。我在奔往青岛大剧院的路上物想着一次采访可能实现和不可能实现的抵达,远处隐隐传来演唱会的歌声、欢呼声。

《教父》小说里,迈克尔·柯里昂刺杀毒枭后登上了一艘开往西西里的货轮,从船舱里他可以看到纽约的灯火正在燃烧,那种轻松感就像是从天线上撒下来压倒一切的轻松之感。那隐约传来的歌声与我无关了,我正向着胡德夫的《匆匆》飞驰、飞驰。



参与文化
活动线索征集,
请扫二维码。